

灯下书

与苇杭书

| 傅菲 文 |

昨日，看见你朋友圈晒出了山楂。浅紫色，果粒饱满，想必是你在深山自己采摘的。山楂是秋分之物，我们再说秋天，秋天已经去了一半。南方山丘，也有很多山楂。山楂核质硬，肉皮薄，味酸涩，适合做果脯。

我们都是内心极其孤独、细腻、丰富的人，并在孤独中深度体验生命寂静和流淌。也因此深深爱上了孤独。一个有深切孤独感的人，他（或她）的血液里，有一条寂寞的河流。当孤独如秋天旷野般宽阔，我们会明白，我们都是旷野中轻轻摇曳的藿香蓟。

和你一样，我越来越喜爱植物，植物教会我认识生命和我们脚下的大地。当我们阅读《诗经》，阅读《楚辞》，我们认清了一个常识，即，我们的文学史由植物和人的血液，共同滋养。植物不但滋养我们肉身，医治我们肉身，还滋养我们心灵，在我们的容貌上，也留下深深印记。

南方溪涧边或水田边，有一种常见罂粟科植物，叫伏生紫堇。在四月，花迷离清丽，花瓣白紫，低低地招展。它有另一个让人哀伤的名字，叫夏天无。到了夏天，它便消亡了。在乍暖还寒的春季，它完成了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的生命过程。夏天来了，它的地下茎块中空腐烂，以至于植株死亡。还有一种植物，在你结庐的地方，你随处可见的。这个季节，也正是它开花的时候。在凌晨，露水正盛，天空还荡漾着清水色，朝霞慢慢漫上来，它开出了月光一样纯白的花。太阳愈烈，花也愈盛。在废墟，在墙垣，在荒芜的菜园，它铺展出一个大花园。太阳下山了，它便凋谢了。这就是旋花科植物夕颜。万物追逐阳光，朝生夕死也在所不惜。如飞蛾奔向烈火。太阳花也是这样的。

它们至美，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它们生命的短暂，或花期的转瞬即逝。

无论多绚烂，凋谢是必然的。

也许你还记得，在2016年5月13日，我们去横峰县新篁。我们站在栗树下，仰望密密匝匝的树冠和披冠而下的繁花。一棵千年之树，在一个村舍里，构成了生命最好的隐喻。它天天看着炊烟升起，看着太阳落山。它还看见了千百年来，每个村人的出生与离去。它看见了迎亲的队伍，也看见了送葬的队伍。在矮山坡，在村舍里，它是多么孤独。这是时间的孤独，因为时间洪流已经失去流逝的意义，它不再被钟摆所囚禁。

你与植物为亲，醉心于细碎的日常，沉静于阅读。山中一日长，人间一世短。这也是我向往的境界。我也常常一个人去山区，去广袤的田野。出发的地方，就是我们归去的地方。我秉承这个。人至中年，我的记忆力开始衰退。我曾一度痴迷于采集植物标本，学习辨认植物，可一边学习一边又忘记了。

但我不为忘记而惋惜。这个过程给我愉悦。一个人在山间或在河边，或在田畴，我觉得自己会慢慢变轻。我越来越喜欢植物，植物给我的愉悦感，不是其它物质可以替代的。植物有柔肠，有佛心。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说，灵魂有三个等级，植物的灵魂属于低等级。我不赞同。植物最具人性，像空气一样。植物通灵。我们通常以美与丑、好与坏、善与恶，用我们的审美标准和道德标准，去区分某件事物或某人。而我们去形

容一种植物，从来不会出现丑、坏、恶这样的贬义词。

无论什么植物，出现在旷野，它出现在最适合出现的地方，无论它开花或凋谢，无论它蓬勃生机还是枯死腐朽，都是它至美的时候。地上没有一棵树是多余的，没有一棵草是多余的。草和树的生长从来不杂乱，雨露、风和阳光安排了它们最佳的生命姿势。它们和天上的星星没有区别。有哪一颗星星是多余的呢？亿万颗星星散落在银河里，密密麻麻，可我们怎么看，都不会显得拥挤。就像人从来不会有多余的爱情。

在山中呆久了，人不会面目可憎。

始终如一的是，我们都属于乡间田野的考察者。而你走得更远更广阔，去实地考察，你走了大半个中国，还去了印度、缅甸和美国。而我只停留在南方的田野和山区。我们都是追寻河流去浪迹的人。我们沿着太阳的光线，沿着鸟飞过的山脊，我们一次次奔赴心中的远方。我们不为别的，只为看更广阔的大自然，在大自然中找到完整的自己。

今年五月下旬，我去贵州的梵净山，在山脊线上走路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个老僧，我被彻底地震撼了。黄昏，晚霞开到茶靡。梵净山下零星细雨。我们沿着山脊线下山。弯弯的石板道，在低矮的灌木间，忽隐忽现。石板道两边，杜鹃花开得疯狂。梵净山有百合杜鹃，白如晨霜；有猴头杜鹃，红如火焰。山风和新雨，把花打落满地，向下曲折延伸的古道上，铺满了花瓣。一个老僧迎面上来，着僧袍，穿芒鞋，背一个橘黄色的棉布袋，低头踏阶而行。迎面的时候，我也没在意看他。错肩十余米，我回头望山崖，见老僧驻足，回首看山下。我看清了他的容貌，清瘦，矍铄，慈祥。梵音从不远处的寺庙隐隐传来，暮鼓悠悠沉沉。我看看台阶上缤纷的花瓣，我突然有一种想蹲在路边哭泣的感觉。

我们都是等待神认领的人。

每一次去山里或去旷野，即使是同一座山或同一片旷野，见到同一棵树，见到同一片草滩，新奇感和愉悦感有增无减。植物永远不会让人厌倦。这是植物与人最大的不同之处。植物的面目永远和蔼可亲，它随时施与自然的恩慈。在散文集《大地理想》我以数万字之巨，描写荣华山。荣华山的其中一条三百米长的山道，我走了近千次，只为看看山道两边的植物，在每一天，所呈现出不同的生命感。这种生命感，就是植物给我的神性启示。

植物不但给我们天籁般的美学，还塑造我们的皮囊，也给我们宗教般的圣洁。我们不要去水做水泥构筑的囚徒，去回归内心，去回归生命，去回归草木间。草木间有神庙。

秋天很快会过去，南方山区即将层林尽染。厚厚的晨霜让万物又一次回到寂静休眠的状态。你有时间了，可以来。我们去看霜叶飘零，看冬菊映雪，听溪流轻浅低吟。我们应该到了这样的年龄，学会去接受最宝贵的东西在失去，渴望的却迟迟不会来，但一定会来。一切生命的根本规律，就是无常。我们看看草木，一切了然于心。我们去听山中冷雨从树叶滑落的嗒嗒之声，我们也会面带微笑，一如我在梵净山偶遇的老僧。

履痕

西津古渡

| 孙晓晖 文 |

寻古探幽是我的爱好，十几年前去镇江参加一次机械订货会期间，我曾慕名寻访过西津渡。那时的西津渡到处断壁颓垣，一派破败景象。前些天看到照片上完全变了模样的西津渡，让我直想再去寻游。正好周末，我便约了几个朋友，直奔镇江而去。

西津古渡坐落在长江边云台山下，云台山又名蒜山，相传三国时，诸葛亮与周瑜谋划破曹之计，各自在手心写了一个火字的故事，就发生在这蒜山上。如今的西津渡古建筑群全长有1000多米，始建于六朝时期。在历史上，云台山下就是滚滚的长江，经一千多年的江滩淤积，江岸北移，如今这里离长江江岸有300多米了。最早古人在这里建立渡口，须在山体上开凿栈道，因此，许多古建筑都高高地建在半山腰上。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西津渡是一个国计民生不可或缺的重要枢纽，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就在此地与长江交汇，当年南来北往的客商、赴京赶考的举子、南下北上的军旅以及规模庞大的漕运船队都必经此地。

渡口是故事最多的地方。长江边上的这个古渡，堪称千年历史的见证者。孟浩然、杜牧、张祜、苏东坡、王安石、辛弃疾等著名诗人都曾为她留下过不朽的诗篇。众多诗篇中，我最爱的是唐代诗人张祜的《题金陵津渡》：“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诗人当年在西津渡口待渡，客愁缠心，凄然题壁。这首诗完全可与同样是反映羁旅客愁的张继那首《枫桥夜泊》媲美。读这首诗有一个疑问一直困扰了我好多年，金陵不就是南京吗？可是诗中“金陵”与镇江的“津渡”连在一起，当作何解释？这个疑问这一次总算弄明白了，原来镇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更换过许多名称：朱方、谷阳、丹徒、金陵、京口、南徐、润州等等，在张祜生活的唐代，镇江就叫金陵。这样，“金陵津渡小山楼”就完全解释得通了。

游览西津渡，有人总结的两句话挺有意思：唐宋元明清，一路看到今。确实，在这里印着深深车辙的青石板古道上要慢慢地走，细细地品，那唐代的渡口客棧、宋代的观音洞、元代的昭关石塔、明代的铁柱宫遗址、清代的救生会，以及那历代都整修的待渡亭等等，每一处

历史遗存都默默地向游人诉说着“千年古渡、千年老街”的沧桑。这里有一栋西洋建筑风格的大楼在满街古色古香的中式建筑群里显得突兀、扎眼，这栋如今是“西津渡文化旅游公司”的办公楼，原先竟然是英国领事馆。一定是当年的大英帝国侵略者看中了镇江的战略和交通枢纽地位，因此在鸦片战争获胜后签订《南京条约》时将镇江也列为通商口岸。此后，在这里划租界、设领事馆，镇江遂成为长江下游重要的洋货集散地，西津渡也成为洋货内运最大的渡口。

游览西津渡，最令人惊叹的要数山壁上现代人考证出来的古栈道遗迹了，这个如今用玻璃罩子罩着的叫“一目看千年”的景点，将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整修的原始栈道路面遗存一一展示出来，最下层那六朝的路面，是用一种碎石铺成的，然后是唐代的、宋代的、元代的、明代的……层层覆盖、层层掩埋，一千多年的历史通过这些排列有序的参照物，让人一眼就看明白了。难怪有人说这里才是镇江的历史博物馆。

那个始创于宋代的救生会也让人浮想联翩，古人出行“行船走马三分险”哪！更何况跨越白浪翻滚的长江天险。“江风白浪起，愁煞渡头人”（孟浩然），渡船过江，灾祸难免。史载：唐天宝十年数艘渡船上遭遇风浪沉没；宋绍兴三年一艘渡船离岸不久即被浪掀翻。我想一定是这类在所难免的灾难，才催生了救生会这一水上灾难救助机构。

那边清水池畔一尊古代仕女的塑像引起了我的好奇，走近见一副对联这么写着：唐室无辜遗才女，京江千载念斯人。杜秋娘！这不是《唐诗三百首》的压卷之作《金缕曲》的作者吗？“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枝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对这一首褒贬不一的诗，不少人是耳熟能详的。杜秋娘，京江（镇江）人，曾为唐室妃，后因故流落民间，回润州尼庵出家。杜秋娘，一个并不显赫的生命，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关注，我想一定是她不平凡的人生中有一种温暖触动了人，这才是人们纪念她的原因吧！

西津古渡，在时代的变迁中，她原有的功能慢慢地弱化、消失了。然而她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却历久弥新。